

园丁看台

孩子,愿你生活在阳光里

■姜松林

昨天夜里,睡得迷迷糊糊时听到手机响了,接听后才知道是学生小丁的爸爸打过来的。在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孩子正在家和爷爷奶奶发脾气,不愿接受困难生补助。小丁爸爸在外地打工,年近的爷爷奶奶被孙女哭闹得没有办法,只有夜里打电话给儿子,让他跟老师说明这件事。

小丁的父母几年前离异,她被法院判给了爸爸。妈妈后来又重新组建了家庭。爸爸目前独自一人在外地打工。小丁平时跟着年迈体弱的爷爷奶奶生活。白天,学校让各班报送困难学生的名单,考虑到小丁的实际情况,我填了她的名字。晚自修时,我把小丁喊到教室外面,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小丁站在我的面前,14岁的女孩,个子已经蹿得老高了,她低着头,没有说话。

“学校对每个班的一些孩子会有补助,老师了解到你家的情况,准备把你的名字报上去。”我小心翼翼地组织着语言,避免出现诸如“父母离婚”“家庭困难”等敏感的词语,“明天过来时,需要把你的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和爸爸的手机号码抄过来,带给老师。”

“嗯。”小丁迟疑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里轻轻地吐出一个字。她转身离去时,似乎想说点什么,可终究还是什么也没说。我也是从一个孩子长大的,我知道那种从老师嘴里说出的“了解家庭状况”和“补助”几个字,会让孩子产生一种羞耻感。她还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单亲孩子这一事实,让她的形象在老师的心目中比其他同学矮上一截。

家庭变故会给孩子的心灵套上沉重的枷锁。这些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可一旦碰到触动心灵伤疤的事,

他们的自卑心理就会像雨后春笋,不断地冒出来。他们的自我保护就是拒绝帮助,哪怕是真诚善意的关心。

跟小丁爸爸结束谈话后的第二天中午,我把小丁叫到办公室。外面的阳光灿烂而温暖,站在面前的丫头,脸颊红红的。

“一个人的成长中,如果可以选择,谁都希望自己长相是最俊美的,身材是最高挑的,成绩是最出众的,家庭是最富裕的,父母能永远不老去。”我斟酌着言语。小姑娘瞪大眼睛,倔强地看着我。“而现实生活是很难十全十美的。一个人拥有了美貌,或许会缺少智慧;拥有了财富,或许会缺少健康;拥有了才华,或许会缺少关爱……”刚说到这里,我发现小丁的眼睛里有些泪花。

“父母之间的聚散离合,是成年人情感世界中的抉择。你还小,没有办法去评价谁对谁错。但爸爸一个人打工

挣钱,既要供你读书,还要赡养你的爷爷奶奶。他的压力会比其他孩子的爸爸要大一些,你觉得呢?”我试探地问了一句。

“嗯!”小姑娘点了点头。

“如果在这个时候,学校能够帮你爸爸分担一点点生活重担,孩子你愿意吗?”我问道。片刻的思索后,小丁抬起头,她的眼睛红红的,声音很坚定:“老师,我愿意。”

我欣慰地站起来,递给她一张纸,让她填上自己的家庭信息。孩子弯腰,认真写着。我知道,小丁一旦懂得将心比心,能站在为爸爸减轻生活重担的角度来看待“补助”,她的心里就会注入一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化解掉一切负面的心理暗示,它能让孩子真正变得坚强起来。此刻,办公室里有阳光洒进来,看着小丁稚嫩的脸庞,我默默祈愿今后她的心里也有阳光常驻。

行路万里

曾来过

■张金刚

飞机驶过蓝天扯出的“白线”慢慢消散,候鸟南北往返的情影与啼鸣转眼即逝;秋收后的大地再次托起苍茫的地平线,搬迁后的村庄重新交予四季轮转的自然……时间流过,谁还记得飞机,候鸟曾掠过这方天空,谁还记得庄稼曾蓬勃了大地,居民曾热闹了村庄。每念此,便想起泰戈尔那句:“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飞鸟如此,人亦如此。好在往事留痕,以资回忆与思念。

以亲历者的身份,重回20年前我曾任教3年、永远眷恋的木兰村。学校还是那所学校,只不过由初中改为小学。一双双清澈的眸子里,闯入我这个面露沧桑的男人。孩子们有些拘谨,我却莫名地感到亲切,俯身摸摸头,捏捏脸。当我亮出在校园里两棵柏树前与学生的合影时,孩子们兴奋起来:“你在这里教过书?”我说:“是呀,你们中有人的爸爸妈妈说不定就是我的学生!”如果柏树、大山会说话,一定会告诉他们:这位城里来的大叔,将一段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这所山区学校。

当年的同事老许翻开一本老相册,我在一张张毕业照、运动会、联欢会照片中寻找年轻时的我。老许说:“这孩子的爸爸叫李洋,你教过的。”我端详着身旁的小男孩,酷似当年的李洋。他接着说:“李洋常提起你,说你课教得好,对学生好。只是没考上学,感觉对不起你。”何谈对住对不住?我曾来过,见证并参与过一群山里娃的成长成人,我已知足。

若不是倾听了邓小岚老师的讲述,我还真不清楚木兰村竟有过一段血泪与荣光交织的峥嵘岁月;真不清楚眼前这位身形瘦弱、眼里有光的老人,竟从其父邓拓开始,便与这座深山小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讲到人民新闻家邓拓用笔名“马南邨”来纪念他曾率晋察冀日报社驻扎的木兰村;讲到邓拓题诗“悬崖一片土,临水七人碑。从此木兰路,千秋烈士居”,来纪念在此牺牲的晋察冀日报社革命烈士;讲到自己筹建“马兰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来纪念为保护晋察冀日报社,惨遭日寇杀害的19位无辜乡亲……邓小岚老师泪如泉涌。她没有忘记父亲曾工作战斗过的木兰村,没有忘记善良英勇的木兰人民。于是退休后,邓小岚老师重返出生地木兰村,用“乡村儿童音乐教育”回馈她深深眷恋的村庄。18年,青丝变白发,初心不移,直至将木兰村的孩子们送上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用来自大山深处的天籁童声唱响世界舞台。

邓老师用她的“回”与“爱”,证明了父亲曾来过,晋察冀日报社曾来过,牺牲的烈士与乡亲曾来过。而将来,数代“马兰小乐队”的成员,又将用怀抱吉他、自信欢唱的形式,证明邓小岚曾在父辈奉献过的木兰村,接续奉献过。

我见过不少有故事的人,游览过不少历史遗迹,阅读过不少先贤文章,很多人和故事都让我深受触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无偿捐赠器官延续他人生命的人间天使,因保护学生而牺牲的人民教师……有许多人,认识已是永别,但我们知道他们曾来过,并化作闪亮的恒星,照耀着我们深爱的祖国和同胞。

随着年龄愈长,我愈发想要留下些什么,以证明我曾来过这纷繁美丽的世界,比如文字、影像、物件、事迹,比如在亲人朋友甚至陌生人心中的记忆。于是,我尽可能、不间断地填补着专属于我的、虚与实的存储空间;努力用付出与善行,让“曾来过”没有“白来过”。

爱上写作后,我已写了近百万字,记录生活点滴与心路历程;编辑杂志后,已出版近40期,承载着我 对文艺的坚守与付出。曾有读者说:“读你的文字,感觉你就是‘透明’的老友。”我深以为然,决心余生以写作为业,让后来者从中学懂我笔下的这座小城,及曾来过小城几十年的我。

我家里、办公室、手机里总会收藏些于别人无用、却于我珍贵的东西,比如刊发过我文章的报刊、稿费汇款单、出差各地的车票、观看电影演出的票根,甚至将日常所见所闻所思全融进文字里。这些东西聚在一起,就是我的曾来过的一生。我常在古城古建筑、老村老街中漫步缓行,在年代照片、历史典籍中穿越畅游,也因此遇见了无数“曾来过”的先人和知己。我之所以将每一步都走得有力有痕,也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与后来人能在有缘的错位时空里“相逢”。



劳动姐弟

刘鹏 摄

好书 过瘾

铿锵匠心 指尖流芳

——读《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

■钟芳



一笔一画,一刀一刻,灵活动自如,纵情驰骋。有“鬼才”之称的当代艺术家黄永玉,是享誉世界的文化大师,在版画、油画、国画、雕塑、文学等方面均有高深造诣。《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是黄永玉的首部版画作品全集。本书收录的400余幅版画作品创作于20世纪不同时期,均由画家本人亲自筛选,书中还收录了王明明、萧乾、黄新波、臧克家、陈履生等人回顾梳理黄永玉版画艺术创作历程的文章,并附录有黄永玉艺术大事记及文献别册。

全书以“入木”为题引,按照年代线性逻辑展开,力图全面、完整地勾勒出黄永玉的版画发展叙事与创作面貌,从而将一个艺术老人的传奇人生呈现给读者。书中那些饱经沧桑的木刻原版作品,高清原色精印,还原了木刻作品的色泽与质感,画作细节纤毫毕现。其题材涉及新中国、新面貌,文学插图,名人肖像,动植物小品,风景及其他六个方面,创作时间横跨半个世纪,不仅是黄永玉自成一格版画成就的全方位展示,还会丰富更多读者对中国现代版画史的认识。

黄永玉于1924年出生于湖南凤凰县城,少时离家到厦门集美中学求学,抗战爆发后踏入社会,外出闯荡,足迹遍布福建、江西、上海等地。就是在这种居无定所的漂泊中,他因接触到版画家野夫的《怎样研究木刻》一书,开启了艺术创作之路,并参加了鲁迅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倡导发起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

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过人的天赋才情为黄永玉提供了喷涌不竭的艺术灵感,虽然他没有受过科班训练,却有着忠实于生活的敏锐认知与内化感受。黄永玉的作品中饱含无限的浪漫情调与盎然诗意。他从为文学作品和报纸杂志做插图开始,一刀一刀刻下那些幽默诙谐的小人儿或动物们,活灵活现,趣味横生。从《风车和我的瞌睡》《鹅城》《我在海上一辈子》《苗舞》等经典作品中,可以一窥黄永玉20世纪40年代早期木刻创作里的独特之处。尤其是他为表叔沈从文所著小说《边城》创作的两幅木刻插图《吹笛》《花环》,质朴中透着浪漫和温情,娓娓讲述着湘西边地的故事,抒发着对故土无比眷恋的情怀。

黄永玉最广为人知的版画作品,当属其根据云南彝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的10幅(套)《阿诗玛》木刻组画,随着电影《阿诗玛》的热播而扬名全国。他创作于1961年的《春潮》同样堪称经典,一条巨大的鲨鱼跃出海面,远处一艘小船上有两个翻滚于海浪中的捕猎者,丢出的长矛以及缠绕曲折的细线构成惊心动魄的视觉张力,让人仿佛身临大海之上观看捕鲨的过程,巨浪就在身旁汹涌,令人叹为观止。

进入晚年,黄永玉虽然停止了版画创作,但手中的刻刀促使他养成了从松不懈的习惯,黄永玉开始转向其他艺术领域——文学写作、雕塑、陶瓷、紫砂壶,他在每一个领域里都取得非凡成就。令人钦佩的是,黄永玉未曾拜师学艺,只是善于从日常民间生活中汲取养分和创作灵感。

黄永玉曾说:“我怎么活过来的?要不看不到这些木板,我几乎忘记了。唉,千山万水贴着肉的、贴着肉的什么呢,贴着肉的骨头吧!这一堆骸骨啊!”黄永玉的艺术创作生涯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透过本书,可以直接感受到“木刻是黄永玉艺术的根,是他视觉体系中的压舱石”这句话的真正意蕴。

人生 行板

骑着单车去北京

■张新文

母亲“五一”期间骑着单车去北京的那段往事,还是父亲后来讲给我们听的,因为她去北京那会儿,我还没有蹦跳着来到这个世界上。

母亲是个女强人,男人能干的活计,她一样也不会落下,犁田耙地样样精通。一到“三八”妇女节和“五一”劳动节,母亲总能去公社领奖,人家领到奖状都会把奖状贴出来,母亲却不那么干,她总是把奖状平平整整地放在陪嫁的木箱里,上面码上衣服。

那年“五一”表彰大会提前一个星期召开,母亲除了得到一张奖状,还得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当她把自行车推到村口的时候,人们都来围观,有人开玩笑:“劳模,有‘铁驴’不骑,难道还想扛着回来?”我们那里管自行车叫“铁驴”,母亲虽然不识字,她清楚着这话的分量。于是,母亲白天劳动,晚上让父亲扶着学起了骑自行车,没几天就学会了。

会骑车的母亲承担了更多的责任。那时一个生产队集体劳动,田地离村子有五六里的路程,中午要送饭到田头。于是,做饭、送饭的任务就落到了母亲的身上。虽然很累,但母亲无怨无悔:“我是劳模,累点没啥!”好几次深更半夜,村里有人病了,就来央求她去别的村子请医生,母亲从没有拒绝过。

母亲也有自己的“野心”。母亲学会骑车的第二年,“五一”又快到了,她告诉父亲,自己要骑着单车去北京。父亲说:“你就消停些吧,平日里你骑着车子为集体、为村里人办事,我从来不拦着,因为你做的都是正事、好事,可是北京这么远,是你能去得了的吗?”

母亲是个倔强的人,哪里会听父亲的话,她把所有的奖状装在姐姐读书时的黄色帆布书包里,那个书包上有着母亲亲手绣的“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绒毛字,即便书包被反复洗刷得发白,可是那五个字依然红艳艳的。

母亲沿着国道一路向北。饿了,就吃点自己带的干粮面饼和红薯干;渴了,就到路边的村子里找水喝,有人看着母亲骑着车子,背着包,以为她是干部,就会问上一句:“领导,你这是去哪儿开会呢?”母亲就说:“去北京!”

父亲给我们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不明白是什么力量驱使母亲坚持北京之行。母亲确实到了北京,她在天安门前的那张照片我们是亲眼见到过的,当时装在玻璃相框里,挂在那间低矮的草房里。后来日子过好了,老房子拆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不知怎么就丢失了,我们和母亲一样,伤心了好长时候。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自己每年都是劳模,劳模的心是向着北京、向着党的,那时她还很年轻,有着雄心壮志,体力也跟得上,所以当时她心里最向往的事就是去一趟北京。

当她疲惫地骑着自行车到达徐州的时候,好心人建议她,车子放在徐州,坐火车去北京。母亲一听这建议好,直拍自己的脑袋:“我咋就没想到这个办法呢?”在火车站,她把自己的所有奖状拿给工作人员看,铁路员工很佩服母亲,觉得她是个了不起的人,又是劳动模范,就破例给母亲办理了来回的免费车票。

母亲的这段往事让我们非常感叹,也时刻激励着我们。

心灵 火花

阅读浸润人生

■杨芳

我出生于里下河平原的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脉的县城——高邮。此地民风淳朴,文风昌盛,古有秦少游,当代有汪曾祺。耕读传家已成为当地百姓一种文化传统,我家亦是如此。

我的母亲是农民,守着几亩田地生活,父亲在县城工作,思想较之乡邻而言开明许多。我出生时瘦小羸弱,一度令父母愁肠百结,他们担心这样一个“病波菇”丫头长不大。因为气力不足,我也很少参与小伙伴的跳绳、跳皮筋等活动。父亲坚信读书是改变农村孩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命运的唯一良方。父亲每周回家,总会给年幼的我读读书,讲讲历史掌故。从那时起,我便算在读书上开了蒙。于是,我在孤单时便会翻看连环画和小人书,在故事中看见开阔的世界。

上学时,我的语文和英语成绩名列前茅,但在每次考试时,我总会因为数理化的“短腿”而跌入后进生的榜单。一次次的否定,让我变得自卑胆怯。后来我读到屈原的《卜居》,其中谈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此句有如醍醐灌顶,让我逐渐摒弃了心魔。只问耕耘,不问结果,实地接受自己,悦纳自己。

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后,我也被现实的大潮裹挟着前行,疲于奔命地穿梭于各大课外培训点。事杂心乱,于是对孩子们的说教、抱怨、训斥等,常常成为我转嫁负面情绪的出口,原本和谐的亲子关系一度变得紧张。后来我翻阅《道德经》,书中提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论语》里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先人的哲思恰也暗合着教育的本质规律——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往往收获的是相反的结果,孩子需要更多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我由此明白,孩子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他们抽穗拔节的生长期不会一样,在合理引导之余,还要学会静待花开。

当今,人们有许多休闲娱乐的方式,然而于我而言最放松的事莫过于独处时翻几页书,读几行字;最快乐的事莫过于看见两个孩子手捧书本,沉浸阅读。